

巴山三重奏

文 / 张杨



杂碎汤

海棠如石

文 / 徐武燕

亲拉着我的小手陪我在院子里赏花，淘气的我总是要摘上好多海棠花插的满头都是，心里那个美呀！如今城里的老院子早已变了模样，但海棠花却伴随我一路走来。爱花的我每年都要将海棠花种子收回来，来年开春洒在院子的空地上，洒满院子的里里外外，我要让海棠花儿每天看着我出门，笑着迎接我回家。每当烦躁不安的时候看看海棠花，想想父亲的教导，似乎能让我霎时变得心平气和，人也宁静了许多，或许人在养花，花也在养人，一点一点地养出了人的性情。

每当风雨来临的时候，也是最我伤感花儿时刻，海棠花被无情地打落，无力地倒在地上，满目萧然，一片狼藉。等风雨过后，海棠花儿又顽强地站了起来，显得更精神，更艳丽，更旺盛。不惧风雨，不惧炎热，顽强地活出自我，不与日争辉，悄然开放，孤芳自赏，这就是海棠花的品质。

今日花雨又至，我静静地站在院子，只见青砖被飘落的花瓣覆盖。这红的透亮的花瓣，轻柔娇嫩如天边之霞，而底下沉默的砖块，则粗粝坚硬如父亲一生结茧的手掌。那花雨飘落，轻轻抚触着砖石，仿佛无声的絮语——花瓣与石头，娇柔与粗粝，飘零与坚守，竟如此这般不可思议地相偎相依，在时光里凝定成同一幅画面。

原来柔软与坚硬，皆可成为大地之下的脊梁——它们不声不响，却共同铺就了通向远方的路；父亲一生的沉默，便在这路上，化成了永不飘散的芬芳。

(作者供职于临潼公路管理段)

我是家里几辈唯一的女孩，父亲最疼我了，说是女孩爱漂亮，喜欢花，每年都在院子的墙根下为我撒上一行行花种子，有倒挂金钟、指甲花、石榴花、红珊瑚、鸡冠花、串串红，从小到大的我却对海棠花情有独钟。

每年仲夏，院中那一株株海棠便如约开花，花枝茂密，仿佛一捧红色的云霞，轻轻飘浮在绿叶之间。微风拂过，花瓣便如细雨般纷纷扬扬，无声无息地覆盖了院落里的青砖路，亦如覆盖了我心底深处那些泛黄的回忆。

父亲是一名养路工，离开我们已经40年了。记忆里，父亲话语不多，他沉默如石，常常穿着褪了色的蓝色工装，肩头叠着补丁，背上则永远驮着一堆料姜石或砖瓦快，弓着腰，一步步向前，缓缓地挪动。他每日晨起便出门，踏着露水走向那一条条蜿蜒的公路。碎石、洋镐、铁锹是他最亲密的伙伴，它们磨损着父亲的手掌，又经父亲之手，修补着大地的肌肤。他肩扛手搬，将那些棱角尖锐的石头铺筑在坑洼处，再一锤一锤敲实——石头嵌入泥土，父亲也仿佛把自己深深嵌进这沉默的土地之中。

父亲说过“爱花的人心灵美”“花美，人美，心更美”。记忆最深的就是每天下午父

生而出的产物。我的基因里，刻着“最短”与“最快”。我的诞生，始于图纸上一条冷静的直线。然后，是面对群山时无数次的弯曲、抬升与俯冲，是权衡与征服的最终和解。

我的使命，是重新定义“附近”与“远方”。对于深山的茶园，我将让它的清香在清晨采摘，于午后就飘散在都市的茶盏里；对于地里的魔芋，我将让山野的馈赠于清泉中反复涤荡，终化作一盘澄澈的凝脂；对于古镇的街巷，我将把那些寻觅宁静的旅人从千里之外，径直引到它的青石板前。我不再让思念在崎岖的驿道上辗转数月，我将让游子的归心，化作车轮下一首酣畅淋漓的抒情诗。

我是一根银线，将缝合起秦巴与渝北这两幅锦绣的画卷。我是一道血管，将让经济与文化的血液在曾经阻滞的躯体里重新奔流不息。我静卧于此，等待着车流的洗礼。那将是我生命的延续，是我价值的唯一证明。我将聆听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，承载奔向不同目的地故事。我，是一条路的开始，却是一切新故事的通途。

当车声的轰鸣最终被群山吞噬，车内陷入一片沉静，后视镜里，岚岚高速如一位卸去所有浮华的巨人，在茫茫山间沉静安卧。它不言不语，却仿佛宣告着故事才刚刚开始。我们各自望向窗外，心中回响着的，是山、水、路共同谱成的一阙新的和弦。这和弦，取代了千年沉寂，在巴山的褶皱里，生生不息地，回荡开来。

(作者供职于白泉分公司)

交通发展成就作家采风作品

忽视的喻鸣。那是一种新的声音，一种宣告。我的沉默被打破了，我的疆界被重新书写。我依然是山，但不再阻隔。我第一次开始思索，在我的身躯之外，那被称作“人间”的世界，究竟藏着怎样的图景？

水的见证

我是岚河。我生于山河，一生都在歌唱，歌唱着奔流与离别。我的歌谣，千百年来只有一个主题：曲折。我依着山势，蜿蜒前行，每一道弯，都是一次无奈地妥协。我载着落叶，载着偶尔坠落的果实，也载过那些胆敢放排的汉子们的号子。他们借我一时之力，却终究无法借我走出一条真正的坦途。

我见过太多的眺望。岸边的村落，像被时光遗忘的贝壳，散落在我的身旁。村里的老人安然坐在青石码头，目送我流向山外，一坐就是一生。他们的目光混浊而悠长，比我的水波更深。我知道，他们望的不是我，而是我永远到不了的远方。那时的我，是他们与世界的唯一联系，也是一道无法逾越的、流动的鸿沟。

变化是从头顶开始的。先是巨大的桥墩，像巨人的脚掌，深深踏入我身侧的崖壁。我看着我钢铁与混凝土的骨架，在我之上、在云霓之间一日日生长，最终连成一道飞虹。它竟是要取代我，成为这里新的“河流”。我不再是唯一的通道。

起初，我有些愤懑。可当我看到第一辆汽车从那“空中河流”上平稳驶过，只需一瞬便越过我需要奔流半日的路程时，我感到了另一种震撼。那不是速度的震撼，而是关于连接的另一种诠释。我的曲折，是我的天性；他们的笔直，是他们的梦想。如今，我的水影里，终于映出了那道银色的、飞驰的虹。我的歌谣里，从此可以加入一个崭新的、关于抵达的韵脚。

路的使命

我是路。我不是被踩踏出来的土径，也不是顺应地势的盘山道。我是被意志与计算催

真挚情怀

裹着时光的军大衣

文 / 尹瑞

北方的冬天，风裹着雪粒子往衣领里钻，出门走几步，鼻尖就冻得发疼。而那时爷爷的军大衣则是我童年最温暖的港湾。

我记得放学后，我总喜欢一头扎进爷爷怀里，他会掀开大衣下摆把我裹进去，毛茸茸的衣领蹭着我的脸颊，带着淡淡的樟脑丸和烟草混合的味道。我缩在那片温暖的怀抱，听他讲部队里的趣事——雪地里潜伏时冻得鼻尖发红，战友们分吃一块煮了许久硬邦邦树皮以及无数深夜扒来的野草，还有站岗时看到的漫天星辰。那些故事裹着大衣的暖意，在我心里生了根。

当犯错时被父母责备，军大衣又成了我的避风港。我会躲到爷爷身后，他便张开大衣将我护在怀里，宽厚的手掌轻轻拍着我的后背，力道沉稳有力又很温柔。大衣的布料吸走我的泪水，爷爷的声音在头顶响起：“不怕，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。”那一刻，外界的委屈和不安都被隔绝在外，只有大衣的厚实与爷爷的体温，给了我满满的安全感。

时光像冬日院墙上的葡萄架一般，被阳光悄悄拉长又缩短。我离家求学，在学校宿舍和家之间跑了几趟，日子就像书页里的书签，没翻几页就到了寒假，而那件军大衣似乎也被遗忘在记忆的角落，早已被岁月尘封。直到寒假回家，我看见爷爷正站在阳光下，小心翼翼地将军大衣铺开，搭在院子那根手编的晾衣绳上。他枯瘦的手指顺着大衣的纹路轻轻地抚平褶皱，阳光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也落在泛着旧光的军绿布料上。他对着一旁的奶奶嘴里不时念叨：“天气冷了，穿这个暖和。”声音带着岁月的沙哑，眼神却温柔得像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。我忽然鼻尖一酸，原来这么多年，爷爷从未舍弃过这件大衣，就像从未舍弃过对我的牵挂。

后来爷爷病了，身体变得消瘦。冬夜陪护时，我把那件军大衣轻轻裹在他身上，如同小时候他保护我那样。大衣的长度好像早已盖过他瘦弱的身躯。可我记得爷爷明明很高啊！爷爷看着我，吃力地抓住我的手：“爷爷最记挂的就是你的事儿了，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，多回家陪陪父母，他们也都不容易。”我含泪点头，指尖触到大衣上起球的地方，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。弥留之际，爷爷身上披着的还是这件军大衣，泛黄的大衣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，我仿佛看见无数个清晨，他披着这件大衣，在街道上慢慢散步，阳光洒在他脸上，他对着路过的邻居打招呼，也对着旁边的我微笑。那些数不清的回忆一帧一帧在脑海中浮现，清晰的仿佛就在昨天。

如今，军绿色大衣在多年的反复揉搓间开始泛黄，布料粗糙却厚实，领口和袖口也磨出了柔软的毛边，襟口却依旧留着一枚褪色的五角星徽章，摸起来带着阳光晒过的暖在心底升起对祖国的热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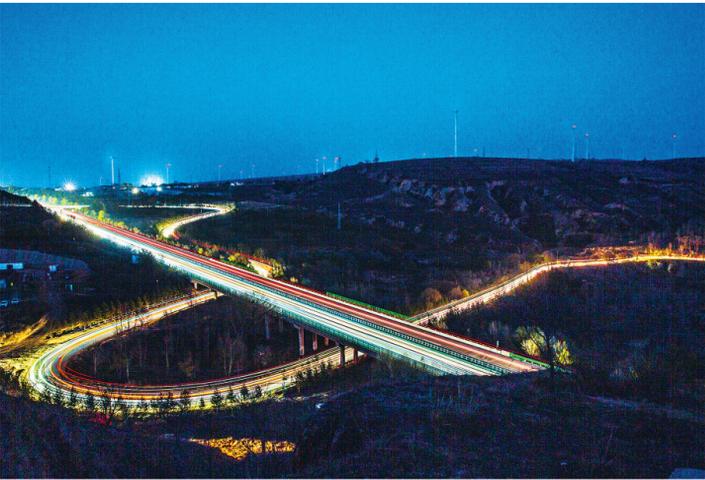
那件军大衣我没舍得扔，它被我珍藏在衣柜的最深处。每次轻轻抚摸它，粗糙的布料下仿佛还残留着爷爷的体温与气息，那枚褪色的五角星徽章，依旧闪烁着温暖的钥匙。它不再只是一件衣物，而是跨越时光的纽带，随时会打开记忆的大门。那些被爷爷深爱的时光，永远鲜活地停留在心底。每当寒风四起，我总会想起那件军大衣，想起爷爷的怀抱与叮嘱，心里便会涌起一股暖流，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寒凉。

(作者供职于兴平收费站)



《桥弯缀彩流》

摄影 / 宋世钧(作者供职于渭南公路局)



岁月笔记本

油罐里的流金岁月

文 / 麻峰

厨房案板下的角落，一只粗瓷油罐静静守着岁月安好。疙疙瘩瘩，凹凸不平的釉面，恰似从前那些磕磕绊绊的岁月。记忆里，它打我童年时就立在那儿，陪着一家人从乡下飘着泥土芬芳的泥墙小院，走到城里掩映着绿树红墙的青砖瓦房。如今父母早已不在，唯有这油罐，还盛着满当当的思念。

记忆里的清晨，阳光透过院中柿树枝叶的缝隙，斜斜洒进厨房。斑驳的光影在案板上轻轻晃动，母亲总轻轻脚地将油罐从案板下挪出，搁在案板中央。罐身沾着些许经年的油垢痕迹，却被擦拭得锃亮洁净。白铁油勺探进罐口时，发出“叮”的一声轻响，母亲舀起一勺菜油，手腕微微一倾，细润的油线便缓缓淌入碗中。每次倒完油，她总会把油勺架在碗沿，目光追着勺底最后几滴油珠，等它们慢悠悠滑进碗里；偶尔有油滴溅在案板上，她便立刻伸出指尖轻轻一抹，再将指尖的油细细刮在碗沿，半滴也不肯浪费。那时的菜油金贵，一勺油要炒一家人一整天的菜。节俭，早已刻进母亲的骨子里，也融进了这只油罐的每一道纹路里。

后来，我们搬进了县城，这只油罐被

母亲层层裹上旧布，小心翼翼塞进了行李。城里的日子比乡下稍稍宽裕些，可终究算不上富足，母亲仍执着地用这只油罐存油。她说陶瓷的比白色的塑料桶卫生，用着踏实。商店买回的桶装油倒进罐里，少了乡下菜油那股醇厚的香，却也多了些新生活的清润气息。

记得有一回，罐里的油见了底，母亲从衣兜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元纸币，反复捻了捻，才郑重地塞进我手里，嘱咐我去巷口的粮油店打油。我攥着钱撒腿就跑，买回来的油却黏糊糊的，倒都倒不顺溜。母亲提起油罐晃了晃，指尖摩挲着罐口的缺口，轻叹了口气说：“许是天凉，油冻住了。”她没多想，舀了一小勺倒进锅里，谁知一股刺鼻的黑烟从锅沿直窜而出，呛得人直揉眼睛、眼泪直流。炒好的青菜泛着暗沉的色泽，带着一股沉重的苦味，全然没了往日菜油的清润香气。母亲尝了一口，轻声说：“怕是买到假油了。”她盯着那盘菜，眉头微蹙，沉默了许久，终究没舍得倒掉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每次炒菜，她总会舀一小勺假油，再掺上些许好油细细调和着用，硬是把那罐假油掺着用完了。那段时间，家里的菜总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苦涩，可母亲

总宽慰我们：“能填饱肚子，就不算亏。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街巷，父亲的工资涨了，家里的菜篮子也渐渐丰盛起来，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。超市货架上的食用油早已不再是“稀罕物”，桶装的、瓶装的，花生油、玉米油、橄榄油，各式各样的油码得整整齐齐。可母亲仍偏爱这只油罐，只是罐里的油换了一茬又一茬——从最初乡下的菜籽油，到后来的纯花生油，再到营养均衡的调和油。如今用勺舀油，早已不用那股精打细算，母亲却仍改不掉那份老规矩，每次倒完油，总要把油勺在罐口刮得干干净净。她常说：“油是过日子的好东西，糟蹋了可惜。”

岁月在油罐上凿刻出更深的痕迹，白釉泛黄、裂纹交错，愈发斑驳，罐口经常磕碰，添了几道细碎的缺口。它静静地见证着我们的日子从拮据走向红火，也默默看着母亲青丝染霜、白发丛生。后来母亲走了，这只油罐却依旧立在厨房案板下，像一尊沉默的守护者，守着满室烟火的余温。

如今，我总爱蹲下身，指尖轻轻摩挲那粗糙的釉面——这触感，多像母亲当年布满老茧的手掌，一遍遍擦拭罐身的

油烟，把日子擦得透亮。纹路里的凹凸，浸着母亲的温度，裹着逝去的时光，也裹着一家人围坐桌前的烟火气。油罐里仍盛着油，是超市里随手买来的花生油，舀一勺时油线清亮，炒出来的菜香气馥郁。可我总觉得，这香气里少了些什么，那是母亲掌心的暖，是贫苦岁月里的勤俭坚守，是一家人围坐桌前，哪怕菜带微苦也吃得满心欢喜的烟火幸福。

这只粗瓷油罐，它盛着清亮沁香的油，更盛着岁月沉淀的厚重与家风；它映着母亲终日操劳的身影，也凝着她临终前满含牵挂的目光。那目光里，藏着“跌倒莫弃”的叮嘱，更藏着母亲以坚毅之心直面坎坷，凭勤俭双手创造幸福的人生准则。如今，我仍用它盛油，每次倒完油，总会下意识地把油勺在罐口刮得干干净净，就像母亲当年那样。孩子好奇地问我：“爸爸为什么总把油勺擦这么干净？”我摸着油罐粗糙的釉面，给她讲当年爸爸买到假油，奶奶节俭过日子的故事。

厨房案板下的角落，这只粗瓷油罐依旧静静伫立，守着母亲对我们的爱，守着岁月流逝的痕迹，守着对母亲深深的思念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温暖。

(作者供职于三原县交通运输局)